

傷寒譜

傷寒譜卷三

後漢張

機仲景原文

嘉定沈鳳輝丹彩集註



金山

憩南錢樹棠素然錢樹立

校刻

太陽下篇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柯韻伯云太陽病桂枝證宜解肌不宜發汗若吐下溫

鍼諸法俱非太陽所宜治之不當故病仍不愈而轉生

他病也壞病即變病也若誤汗則有遂漏不止心下悸

臍下悸等證矣吐則有飢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

等證安下則有結胸痞鞭協熱下利脹滿清穀等證火
逆則有發黃圍血煩躁奔豚等證是桂枝證已罷故不
可更行桂枝湯也桂枝湯以五味成方若增一減一便
非桂枝湯也非謂一味桂枝竟不可用也

魏念廷云壞病之成不必若下若吐若溫鍼一誤再誤
方謂之壞病但因治法所誤致變生他病者卽謂壞病
若經誤治病未他變又不得以壞病名之學者識焉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亾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鳳輝按夫曰凡病謂不論中風傷寒及一切病也汗吐
下三法誤施津液被亾幾於危矣若診得其人陽寸陰

尺三部停勻知其津液雖耗邪氣亦衰乘機而益其津液調其陰陽則向愈之機可必也柯氏云凡讀仲景書當於無方處索方不治處求治信夫

右二節論被誤同而證有異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卽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更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

程扶生云此明證似桂枝誤用桂枝之失也脈浮自汗

當是在表之風邪所謂桂枝證也而小便數心煩則邪
又在裏加以微惡寒則在裏又爲寒邪又脚攣急則以
汗出多虛而加之寒也陰寒內凝總無攻表之理乃用
桂枝湯獨治其表不避芍藥之中寒則陽愈虛陰愈無
制故得之便厥也咽中乾煩躁吐逆皆虛陽上逆之象
也與甘草乾薑湯復其陽者卽所以散其寒也故厥愈
足溫則不必治寒且慮前之攻表有傷其陰而足攣不
伸故隨用芍藥甘草湯以和陰設胃氣不和而譫語是
胃中津液爲辛熱所耗也少與調胃承氣湯以和胃而
止譫語若多與則爲下而非和矣此用桂枝誤治救法

也設不知此證之不可汗而或以麻黃輩重發其汗或用燒鍼劫其汗則陽之虛者必至於亾甘草乾薑不足以復之必如四逆之用附子而後可救耳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 四兩 乾薑 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渣分溫再服

芍藥甘草湯方

芍藥 甘草 各四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陳平伯云甘草乾薑辛甘化陽偏於和陽芍藥甘草酸

甘化陰偏於和陰二方皆重甘草義取補中以調偏勝之陰陽合則爲小建中能並建中焦之營衛分之卽此二方能分調中土之陰陽的係伸景佳方也

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讖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之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爲風大則爲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亾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讖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尙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溏則止其讖語

故知其病可愈

程扶生云此設爲問答以明上文之義也陽旦桂枝別名也凡在清陽之旦卽極躁熱時汗液必爲之一清故桂枝解汗以陽旦名之蓋前證得脈浮大則爲風爲虛風則生熱故汗出心煩小便數虛則生寒故惡寒兩脛拘急此當於桂枝湯加附子以溫經增桂以解肌經曰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是也其有治之逆而增劇者則與甘草乾薑湯以復陽續與芍藥甘草湯以和陰更與承氣湯令微溏皆如前法治之不爽也蓋亡陽厥

逆則以救陽爲急而陽明內結讖語煩亂皆可置之緩圖俟厥愈足溫而後微和其陰畧除其熱此治病先後之序也觀此而知太陽初病卽有宜用薑附之證醫者幸毋膠柱鼓瑟坐視人斃而不救也

右二節論誤汗救治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錢天來云所謂發汗者用麻黃湯發汗也誤汗則胃中陽氣虛損胃本司納因胃中虛冷氣上逆而不受故水藥俱不得入口以主納者不得納故謂之逆與五苓證之水逆有虛實之不同彼以陽邪犯本水停熱蓄而水

八卽吐此以誤汗傷中胃氣虛逆而水藥不得入口若
不知而更發其汗則胃虛陽敗中氣不守上吐下瀉而
不止矣仲景雖未立方然溫中扶胃不容緩矣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

方

方中行云心藏神而主血汗多則血虛而舍空舍空則
神紛散也陰宗筋也疼液竭而失養也

喻嘉言云心主血汗者心之液平素多汗更發其汗則
心藏之血傷而心神恍惚心與小腸相爲表裏心陰虧
則小腸之府血亦傷故便已陰疼禹餘糧丸雖闕然生
心血清陰火可意會也

王日休補禹餘糧丸方

禹餘糧

赤石脂

生梓皮

各三兩

赤小豆

半升

右四味爲末蜜丸彈子大以水二升煮取一升早暮各

一服

右二節論重汗之誤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而反汗之爲逆若先下之治不爲逆

鳳輝按此條是汗下總冒以示誤攻之禁上四句是主下三句是竇夫表解者乃可攻之此仲景之定例乃云本先下而反汗之爲逆者何耶以當下之證亦有似是

而非之表證在焉表證者頭痛也項強也身疼也發熱也或汗出而惡風或無汗而惡寒皆是也表證固不必悉具而亦不可一端泥定是以頭痛則有十棗之治項強則有陷胸之治頭痛身熱則有承氣之治他如傷寒發熱則用大柴胡下之表證仍在則用抵當湯攻之要知合諸條而細繹之不特表證之似是實非抑且不得不急於攻奪者故曰苦先下之治不爲逆讀者能認得是主是賓透得個中三昧不致倒行逆施則萬世蒼生幸甚矣

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

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乃愈

喻嘉言云脈浮數當汗設下而身重心悸縱脈浮數亦不可汗以尺中微陰液虛也必須津液自和乃爲表裏俱實便自汗而愈要知仲景云尺微者不可汗又云尺微者不可下無非相入津液之微旨

陳亮師云此言因下脈虛雖表猶未解者不可發汗脈浮數者法當汗解今反下之致營衛不充於體而身重中氣不足於內而心悸裏虛而表亦不實爲表裏俱虛然脈之浮數未改則下後脈浮表猶未解仍當再汗不

知浮數中又當細審其尺尺主裏主血主精元陽之窟
宅也尺微則津液大虛而表裏俱匱汗則有變必先補
正而後元氣來復津液漸轉則陰陽和而汗出愈矣若
謂勿藥而待陰陽自和豈理也哉

柯韻伯云脈浮數者於脈法當汗而尺中微則不敢輕
汗以麻黃爲重劑故也身重是表實心悸是裏虛然有
因心下水氣者亦當發汗故必審其尺脈尺中虛爲裏
虛裏虛者必須實裏欲和津液須生津液若坐而待之
則表邪愈實心液愈虛焉能自汗此表是帶言只重在
裏至於自汗出則裏實而表和矣

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陳亮師云太陽病當先汗而反下之以虛其裏又復汗之以虛其表其人因致冒冒者昏冒不明之義夫冒之爲病不同有邪盛而冒者太陽少陽併病眩冒時如晦真有虛脫而冒者少陰病下利止而時時自冒者死此節之冒不若併病之實亦不若少陰之危由表裏俱虛故邪覆於表而不散氣鬱於內而難伸也此不可再汗但用輕解之法則汗自出而表邪自去矣如表和之後

或有當下之證復下以和其裏戒其不可遽下以生變也

陳平伯云此由汗下倒施病邪不去而表裏俱虛也表虛是營氣損不是衛不固裏虛是胃液傷不是利不止然病雖未解亦未內陷故表邪欲達而營虛者不能作汗徒沖擾於清陽之分而致冒冒家汗出自愈非不藥而自能汗出也治當養營以作汗勿用辛甘以發表汗出表和後倘胃液未轉裏虛液燥是表和而裏不和也然後下之不過是和裏之法非教人用攻下之劑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

也

程扶生云此言下後復汗之脈證以可寧致戒也喻氏曰傷寒原有先汗後下之次第設下之後外邪不盡不得已而復發其汗邪雖去而內外俱虛所傷滋大矣故至振寒脈微細幾瀕於危也良工於汗下之際已不可無集木臨谷之懼况以汗下致虛可再誤而犯虛虛之戒乎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陳亮師云此汗下後陽虛煩躁證心爲陽藏陽虛則心

不寧而煩命門爲真火陽虛則火無根而躁此自內而發者也衛氣晝行於陽陽氣盡達於表在裏之陽愈虛故藏真失守而晝日煩躁不得眠至於行陰之時陽氣歸於內而煩躁暫息矣不嘔不渴知非傳裏之熱邪無表證知非表不解而煩躁也脈沉微氣虛於裏無大熱陽虛於表不急復其陽則陽氣先絕而不可救矣故以因逆去甘草名乾薑附子湯溫中達表退陰回陽去甘草者欲薑附之力速行不欲其甘緩也

柯韻伯云當發汗而反下之下後不解復發其汗汗出而真陽將脫故煩躁也晝日不得眠虛陽擾于陽分也

夜而安靜知陰猶自立也不嘔不渴是無裏熱不惡寒
頭痛是無表證脈沉微是純陰無陽矣身無大熱表陽
將去矣幸虧微熱未除煩躁不寧之際獨任乾薑生附
以急回其陽此四逆之變劑也

沈堯封云經有虛則相併之說晝日煩燥者我身之微
陽感天之陽欲外出而與之併也夜乃天之陰我身微
陽不敢外出故反安靜耳煩而兼嘔是少陽證煩而兼
渴是白虎證故辨之無表證即在脈沉微無大熱上見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生用去
皮切八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渣頓服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程扶生云下後復汗其人津液亡而小便不利若再強責其小便則愈令膀胱之氣不化有增鞭滿喘脹者矣故宜以不治治之俟其津液回必小便利而愈也

柯韻伯云飲水多而小便不利者法宜利水今汗下重亡津液而小便不利者又將何以利之乎勿治之是禁不宜利小便非待其自愈之謂也以亡津液之人不生其津液小便必不能利治在益其津液也

右六節論汗下倒施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脉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飢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也此爲小逆

程扶生云此言不用汗而用吐之誤也惡寒發熱爲太陽病自汗出不惡寒爲陽明病本太陽病醫反吐之則表邪乘虛傳入陽明傷動胃氣而關脈細數矣病一二日在表之寒尙未成熱吐之則表寒傳胃故腹中飢而口不能食病三四日則在表之邪已傳成熱吐之則表

熱入胃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也朝食暮吐者晨食入胃胃弱不能尅化暮而胃氣行裏與邪相搏則胃氣反逆也然吐有發散之義焉比之火劫猶爲小逆也

俞麟洲云此条誤吐變證有輕重之殊受傷有陰陽之異夫一二日吐之者正氣未虛但傷上脘之陽故腹知飢而口不能食此變證之輕者也至四五日來太陽病不解正氣已爲病磨中氣亦必漸虛再經誤吐胃津衰者虛熱內客不喜糜粥欲冷食以助陰退熱此誤吐而傷胃陰也中氣虛者胃陽不治不能熟腐水穀而致朝

食暮吐此誤吐而傷胃陽也變證又較重於知飢不食
矣治法助天真之氣而神敷布之功振坤體之陽而行
乾健之運故知飢不食者宜芳香悅胃不喜穀氣求助
冷食者宜養胃濡津朝食暮吐者宜溫中助陽中氣一
立則關脈之細數者必和也汗自出者自止也小逆云
者言表證誤吐猶不若誤下之變證蜂起也學者設法
救誤豈可以其小逆而忽之乎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
爲吐之內煩也

喻嘉言云此以吐而傷胃中之陰較上條兩傷脾胃者

稍輕故內煩不欲近衣雖顯虛熱之證比關上脈細數已成虛熱之脈者不同然以吐而傷其津液雖幸病不致逆醫者能無過慮乎仲景雖未出治法而甘寒濡胃自可知矣

右二節論誤吐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錢天來云傷寒但言吐下不言發汗明是失於解表故七八日不解又因吐下之誤邪氣陷入故熱邪內結於

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似邪未盡入當兩解表裏爲是
若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知熱邪已結於
裏裏熱太甚其氣騰達於外故表間亦熱卽陽明篇所
云蒸蒸發熱非尙有表邪未解也時時惡風者言有時
不惡風也是內熱生外風之義故不必解表而用白虎
湯以急解胃熱則表熱自退加入參者所以滋其津液
而補其吐下之虛也

傷寒本有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卽
吐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

柯韻伯云此方用瀉心之半以上焦寒格故用參薑心

下蓄熱故用芩連嘔家不喜甘故去甘草不食則不吐
是心下無水氣故不用薑半夏知寒熱相阻則爲格證
寒熱相結則爲痞證

陳平伯云本自寒下乃中虛下利之互詞夫中氣虛者
心下必痞滿醫不知而吐以傷陽下以傷陰胃中陰陽
兩傷胸中寒熱相阻故用芩連之苦寒泄熱參薑之辛
甘補中斯寒熱並解而陰陽自和亦中氣有權而上焦
得納由是而不特寒格可開抑且寒下自止若寒下二
字依他註作裏寒下利復以寒藥吐下則胃中純寒無
熱此時救陽不暇何敢再進芩連以滅絕生陽耶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方

乾薑

黃連

黃芩

人參

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渣分溫再服

王晉三云寒格吐逆者陰陽拒格陽不得入於陰而吐也。用芩連洩去陽熱而以乾薑開滌陰寒。但誤吐亡陽誤下亡陰。中州之氣索然矣。必以人參補中俾胃陽得轉。并可助乾薑之辛。沖開陰格而止吐。

右二節論誤吐下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陳亮師云此言吐下復汗陽虛飲逆之證吐與下皆傷
中氣心下逆滿氣上冲胸乃濁氣不能下降是則頭眩
乃清氣被濁混蒙中虛有飲故脈沉緊又發其汗復傷
經中之陽則濁氣愈逆身振振搖者陽氣不能自轉上
冲頭眩之極也用茯苓以降濁而治逆滿冲胸桂枝以
宣行陽氣而治頭眩甘草白朮大棗益資生之氣而有
健運之功氣從脾胃以生積於胸中爲宗氣行於一身
爲衛氣中氣得補充諸內而達於外則振振動搖之證
自愈矣

俞麟洲云此條是倒句法言吐下傷中濁陰上冒以致

逆滿氣沖頭眩脈沉緊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若不知調中撥飲而再誤行發汗則陽氣愈傷以陽召
變而身爲振振動搖矣此時救逆自有真武等湯鎮陰
回陽諸定法而非本湯所能勝任矣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

四兩

桂枝

三兩

白朮

甘草

炙各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渣分溫三服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鞭脅下痛
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

喻嘉言云此卽上條之證而明其增重者必至痿廢也

曰虛煩曰脈甚微則津液內亡求如上條之脈沉緊爲
不可得矣曰心下痞鞭曰脅下痛比上條之心下逆滿
更甚矣曰氣上冲咽喉較上條之冲胸更高矣爲日既
久則胃屬失其滋養此後非無飲食漸生之津液然久
不共經脈同行其旁滲他溢與飲同事可知其不能復
榮于經脈可知所以竟成痿也再按汗吐下三法差誤
陰陽並竭變證蜂起如心悸頭眩身瞶動面色青黃四
肢難以屈伸等證本篇言之不一皆教人對證急治不
可因循貽患如本條之心下痞鞭脅下痛皆飲邪上逆
也逆而不已上冲咽喉逆而不已過頸項而上冲頭目

因而眩目有加也夫人身之筋脈全賴元氣與津液爲
充養今元氣以動而漸消津液以結而不布上盛下虛
兩足必先痿廢此仲景桂苓朮甘湯於心下逆滿氣上
冲胸之日早已計及乎

陳亮師云此言痞家虛敗之證吐下發汗醫兼用之又
倒施之大傷胃脘之陽陽虛則寒故虛寒之證具見脈
甚微者陽氣衰也八九日已踰來復之期陽氣當復虛
極而不能復也土虛則木乘之肝脈布脇肋循喉嚨故
脇痛冲喉嚨胃中清陽之氣不升則眩胃素問云食氣
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

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是經與筋脈皆稟氣於胃也
胃氣既傷則經脈無所稟氣以養故虛極而動惕較之
筋惕肉瞤更有甚焉者於其筋脈之動惕則知其足之
必痿矣蓋陽明爲五臟六府之海主潤宗筋束骨而利
機關陽明虛何以滲灌谿谷而總宗筋之會乎所以成
痿此明矣治太過之害未有不戕人之生命者卽幸而
不死必成痼疾終不可救也戒之哉

右二節論吐下後復誤汗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
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

臍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遂字論翼作仍

方中行云此言病變由於誤治以明可愈不可愈之分汗乃初誤病言再誤表以誤汗言裏以誤下言故曰俱虛陽主表陰主裏無陽以表裏俱虛言也陰獨謂痞也青黃脾受尅賊之色微黃土見回生之色手足溫陽氣回於四末也言既經反覆之誤又見尅賊之色肌膚臍動而不寧則脾家之真陰敗而難治今則土見回生之色四末溫胃家之真陽漸復而設方施治猶可挽回故曰易愈

喻嘉言云凡心下痞與胸間結雖有上下之分究竟陽

氣所治之位并皆是陽氣所治之位觀無陽則陰獨句
正見所以成痞之故雖曰陰陽氣並竭實由心下無陽
故陰獨痞塞也無陽亦與亾陽有別無陽不過陽氣不
治復加燒鍼以逼劫其陰陽乃成危候其用藥逼劫卽
可同推矣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陳平伯云汗下病不解是誤用汗下藥不與病相當也
觀集中誤汗下條或漏汗不止者或痞結下利者救逆
則有桂枝加附子及桂枝人參湯矣今於汗下後絕無
汗洩下利等候而病仍不解止增煩躁乃遽用茯苓四

逆羣隊溫補絕不顧病邪之未解者何耶夫汗下後煩躁雖屬陽虛又豈無汗下傷津裏熱煩躁者而槩用是湯乎不知讀仲景書全要會通如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一證用人參新加湯因脈之沉遲而設苟弗沉遲人參必無所取今但見煩躁而立是方者必其脈非微遲微弱卽浮大無根故急急於溫裏不暇以表熱爲念若表不解而煩躁脈浮數有力者是桂枝二越婢一湯證若大熱渴而煩躁脈洪大而長者又是白虎湯證以是知病不解之煩躁尤貴審脈用法不得執汗下後與未汗下後也

趙克家云汗下後煩躁用茯苓四逆湯者其脈之浮大無根手足厥逆無容再辨矣第茯苓滲洩真氣而反用以爲君者何居想煩躁句下必有心下悸三字蓋太陽病過發汗必動坎中之陰陽真陽飛越而煩躁頓加陰水上陵而心下悸動故用薑附之猛招散失之陽以歸窟宅茯苓之淡滲伐腎邪以平陰水之上泛更以人參大力協甘草和陰陽陽得潛藏陰水可降則煩躁除而心悸自止矣要知此條與真武證皆陽虛挾水邪者而此則陽虛水逆不是陽虛水溢故取乾薑之守中不用生薑之橫散去芍藥之酸寒易人參之甘溫也

徐忠可云汗出而煩風證之常不汗出而煩躁卽大青
龍證然脈弱汗出諄諄相戒謂表虛復汗亾陽爲最易
今汗下不解轉增煩躁是正虛不能勝邪雖與之爭而
有欲負之勢故防誤用大青龍施真武之例而去朮芍
加人參甘草俾溫補兼施以安其欲亡之陽使虛熱自
退煩躁自止此證惑人在病仍不解四字仲景恐人疑
煩躁爲風未解恣意表散邪危機一蹈噬臍無及也
茯苓四逆湯方

茯苓

六兩

人參

乾薑

各一兩

甘草

炙二兩

附子

一枚去
皮生用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渣溫服七合日三服

柯韻伯云此與乾薑附子湯證皆太陽壞病轉屬少陰者也凡太陽病而妄汗妄下者其變證或仍在太陽或轉屬陽明或轉繫少陽或繫在太陰若汗後復下或下後復汗誤而又誤則轉屬少陰矣少陰爲太陽之裏是太陽之根蒂也太陽以陽爲主若汗治不如法陽盛則屬陽明陽衰則屬少陽陽虛則屬太陰陽亡故轉屬少陰耳脈在少陰則沉微邪入少陰則煩躁煩躁六經俱有而多見於太陽少陰者太陽爲真陰之標少陰爲真陽之本也未汗下而煩躁屬太陽是煩爲陽盛躁爲陰

虛矣汗下後而煩躁是屬少陰煩爲陽虛躁爲陰極矣
陰陽不相附而煩躁也然煩躁之中又當以汗下之先
後表證之解不解爲辨則陰陽之差多差少而用方命
劑無纖毫之失也夫先汗後下於法爲順而病仍不解
是妄下亾陰陰陽俱虛而煩躁也製茯苓四逆湯固陰
以收陽先下後汗於治爲逆而表證反解內不嘔渴似
乎陰陽自和而實妄汗亾陽所以陽虛擾於陽分晝日
煩躁不得安陽虛不得入於陰故沉微而夜靜是真陽
將脫而煩躁也用乾薑附子固陽以配陰同一煩躁而
用方不同如此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宜桂枝湯主之

錢天來云中風本應解肌不當發汗卽用桂枝湯亦有一服不愈而至二三服者可見表證未解不可遽用他法也醫見汗後不解疑邪已入裏而復下之仍見脈浮不愈者何也以藥弗中病故也今以脈仍浮知邪尙在表猶未陷入當仍解其外則愈故以桂枝湯主之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辨注或下之在

無汗
句下

錢天來云頭痛項強中風傷寒均有之證也翕翕發熱是熱在皮毛中風證也無汗則又傷寒本證矣就此諸證爲風寒兼有無疑而但服桂枝湯是治風而遺寒又或誤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外證未解也心下滿微痛乃下後邪氣陷入而欲結也小便不利太陽之熱邪內犯膀胱氣化不行也治之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未詳其義夫風寒並感以桂枝麻黃各半湯治之可也表證未除誤下而心下滿微痛則邪氣欲結未結梔豉湯吐而越之可也邪犯膀胱五苓散主之可

也計不出此而以桂枝湯去桂加苓朮治之何也夫桂枝湯之能解風邪者皆賴桂枝之辛溫解肌用芍藥者因營弱自汗故用以斂陰收汗若傷寒無汗者必不可用今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自當麻桂並用不然桂枝湯去芍藥則可若去桂枝反留芍藥其如無汗何茯苓雖能滲利小便而白朮又除溼補中之物將置未解之表證於何地耶註家附會其說謂用之而諸證悉愈吾不信也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方

芍藥

生薑

茯苓

白朮

各三兩

甘草

炙二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依前法煎服小便利則愈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脈浮者必結
胃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
未止脈沉緊者必欲嘔脈沉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
血

鳳輝按此條是誤下後廣推變證而據脈以定之獨是
世遠年湮簡編未免殘缺是以條中歷云可必而細釋
之餘竟有不盡合者諸註家隨文順解俱不中窾惟金
鑑重加釐整義頗精切云脈促當是脈浮與欲解之文

相合脈浮當是脈促與結胸之義相合脈緊當是細數
細數當是脈緊與二經之本脈相合浮滑是白虎湯脈
數滑是下膿血脈則知浮滑當是數滑也註曰病在太
陽表證也誤下則變證雜出未可一途拘也因人之藏
氣不同各從所入而化也如誤下邪陷當作結胸反不
結胸而脈浮此裏和而不受邪邪仍在表爲欲解也若
脈促者爲陽邪凝結故必結胸也細數少陰熱邪之脈
咽痛少陰邪熱之證誤下邪陷少陰法當從少陰治脈
弦是少陽之脈兩脇拘急是少陽之證誤下邪陷少陽
法當從少陽治脈緊太陽脈頭痛太陽證誤下邪仍在

表法當從太陽治沉緊寒邪入裏之脈欲嘔胃陽拒格
之證誤下邪陷於胃法當從陽明治沉滑宿食脈誤下
協熱入裏而下利法當從協熱下利治數滑積熱脈誤
下邪陷營陰而下血法當從下膿血治獨開手眼各有
攸當斯真精義入神矣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當作微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

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金鑑微惡寒上增汗出二字

成無已云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爲欲解此下
後脈促而復胸滿則不爲欲解矣蓋由下後陽虛表邪
漸入而客於胸中也與桂枝湯以散客邪通行陽氣芍

藥益陰非陽虛者所宜故去之若見微惡寒則陽虛尤著必用溫劑以扶陽故加附子

俞麟洲云脈促當作脈微蓋傳寫之誤下後脈微胸滿是胃氣受傷濁陰上逆方中用桂枝非爲解肌而設實爲通陽而設也再加汗出惡寒不獨胃陽失治而衛外之陽亦衰矣故卽於前方加附子取辛熱之品以溫經助陽若作促字解則爲裏熱熾盛而微惡寒又爲表邪未罷斯時清熱不暇何敢用附子以熱濟熱哉

桂枝去芍藥湯方

卽桂枝湯中減去芍藥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

桂枝湯去芍藥加附子一枚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渣溫服一升若一服惡寒止停後服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

陳亮師云太陽表病而反下之徒傷中氣此微喘者邪雖未陷中氣傷而濁氣上冲也故仍用桂枝以解表加朴杏以定喘

喻嘉言云下後不云下利但云微喘表不解此裏氣因誤下而上逆與虛證不同故用桂枝解表加朴杏以利

氣亦微裏之意也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方

桂枝湯加厚朴

二兩

杏仁

五十個
去皮尖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
上衝者不可與之

陳平伯云諸家註此條有謂以桂枝湯加於前所下之
藥內者有謂服桂枝湯後用歡熱粥法者於方用前法
句總未發明夫以桂枝湯加八下藥內既無大實痛之
內候一誤何堪再誤若謂用前啜熱粥法原屬服藥定
法仲景何必再言玩本條條次當在桂枝加厚朴杏仁

湯條下下之氣上冲者卽下之氣微喘之互詞也用前
法卽用前條加朴杏之法也上條云喘家作桂枝湯加
厚朴杏子佳是申言加法之善卽屬治喘之定法此條
云若不上冲者不可與是申明用藥之嚴謂氣不喘逆
上冲卽不可加厚朴杏仁宜獨與桂枝湯矣兩條文義
本屬一貫互相發明若依他家註疏便失仲景本旨移
編此處爲當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

杏仁甘草石膏湯

論翼作無汗
而喘大熱者

程扶生云上爲中風誤下後表邪未解此爲傷寒誤下

後表邪未解本麻黃證而誤下之致寒入肺而喘故仍用麻黃而不用桂枝然喘爲有寒汗則有熱故以麻黃杏子加石膏蓋中風用桂枝傷寒用麻黃乃確然不易之定法誤下則表證未除故中風之喘仍用桂枝加厚朴杏仁傷寒之喘仍用麻黃加杏膏也仲景恐人傷寒已得汗之證認爲中風有汗而誤用桂枝故示禁焉又云由此之汗出而喘爲誤下觀之則知前太陽汗後一條亦爲誤汗而喘也何也本青龍證而誤用麻黃則入肺之寒其內鬱而爲熱者未得疎泄是以汗出而喘也乃知桂枝麻黃青龍三湯皆有確然之妙用又合觀

數條且可以知治喘之大法也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程扶生云此言濕下爲逆以示大戒也寒溼之中人也陽必先虛故本經溼證多從助陽溫散爲治若妄下則陽益虛而不可救矣額上汗出微喘虛陽欲上脫也二便不禁陽不固而陰欲下脫也陰陽離決則死矣

右十節論汗下之誤變證不一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下之太早故也

陳平伯云結胸與痞皆表未解而誤下之變證也病之發陽發陰仲景自有發熱惡寒者發于陽無熱惡寒者發于陰之說二證俱屬太陽表邪俱宜辛甘發散若反下之遂有結胸及痞之變乃本文以結胸與痞分屬發陽發陰者因結胸爲實邪病發於陽陽道實也痞爲虛邪病發於陰陰道虛也然道其理之常耳而條中所重在而反下之句揭明結胸及痞之變總由不應下而反下所致不專爲結胸與痞下註脚也

程扶生云結胸及痞之變皆原於誤下病邪方在表而反下之誤矣陽爲熱邪陰爲寒邪結胸言熱入而痞不

言寒入者寒入亦常變爲熱故不專言寒也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爲風數則爲熱動則爲痛數則爲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高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高短氣躁煩心中懊懷陽氣內陷心下因鞭則爲結胸六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

方中行云本經之脈本主浮動數者欲傳也太陽本自汗而言微盜汗本惡寒而言反惡寒者稽久而云然也醫反下之致邪熱入膈爾氣與邪氣相拒格而爲痛真

氣與穀氣皆因下而致虧也以本外邪故曰客氣以本
風邪故曰陽氣以裏虛也因而陷入故曰內陷陽性上
浮故結於胸以胸有凶道而勢大也故製大陷胸湯芒
硝之鹹稟其堅也甘遂之甘達飲所也然不有勇敢之
才定亂之武不能成二物之功用故用大黃爲君削積
盪熱以建平成之績若不結胸句至末言變證亦有輕
者邪不結胸則無定聚但頭汗出者頭乃諸陽之會陽
盛于上故汗出也餘處無汗者陰脈上不過頸陽不下
通陰不任事故汗不出也小便不利者陽盛上壅陰不
下化而水停濕聚也水濕內留必滲土而入胃胃土本

濕得滲則盛鬱而蒸熱所以身發黃也發黃而不言治者以有專條也學者當從其類而求之

陳亮師云此言結胸脈證結胸者結於胸中而連於心下身之有膈所以遮上下也膈能拒邪則邪但留於胸中膈不能拒邪則邪留胸而及於胃胸胃俱病乃成結胸如胸有邪而胃未受邪則爲胸脇滿之半表半裏證如胃受邪而胸不留則爲胃家實之陽明病皆非結胸也故必詳辨分明庶无差誤太陽病脈浮而動數陽脈也風熱陽證也動則陽氣與邪相搏故痛數爲熱者明表邪之變熱也表熱則陷裏之邪亦熱而何以言數爲

虛不知虛對實言謂裏邪未實明其不可下也設邪已
內結脈當沉數今浮而數知非裏實不可因其脈數認
爲胃實故云數則爲虛風本多汗今微盜汗者陽盛于
表而不得泄衛氣行陰故微盜汗而反惡寒脈證如此
焉可下哉下之則動數之脈因誤下而變遲與陽明裏
證脈遲相似于是邪入胸中而兼入胃矣胸在膈之上
陽邪欲從胸而下膈膈氣與之相拒故膈內拒痛然胃
爲下藥所傷其氣空虛安能拒邪徒使動膈之氣擾亂
不寧其勢終必下陷心下因鞭與胸相應而爲結胸陽
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以邪未全入胃也結胸證心

下鞭滿者不可不攻以邪迫于心肺也故治結胸之險甚於陽明若不結胸邪不入裏但頭汗出邪不徹表氣化不行風熱之邪必鬱於肌肉之間而發黃此又下後不平結胸之變證也

大陷胸湯方

大黃 六兩

芒硝 一升

甘遂 一錢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煮一二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柯韻伯云胸中者宗氣所出故名氣海氣爲陽故屬太陽之部氣爲水母氣清則水精四布氣熱則水濁而壅

結水結於胸津液不下無以潤腸胃故大便必燥不下
輸膀胱其水道不通大黃芩硝善滌腸胃實熱此病在
胸中而亦用以爲君者熱淫於內治以苦寒且以潤陽
明之燥卽以清內陷之邪也任甘遂之苦辛直攻水結
然水結因於氣結必佐杏仁之苦溫以開其水中之氣
氣行而水自利矣水結又因於氣熱必用葶藶之大寒
以清其氣分之熱源清而流自潔矣若胸中水結而未
及中焦者當小其製而復用白蜜之甘以緩之使畱戀
胸中過宿乃下但解心胸之結滯而保腸胃以無傷是
以攻劑爲和劑也是方爲利水攻積之劑治水腫痢疾

之初起者其効甚捷必視其人壯實可以一戰成功如平素虛弱與病久而不任攻伐者當念虛虛之戒矣大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程扶生云此太陽結胸之兼陽明內實者重汗復下則津液重亾而邪熱內結故不大便五六日而舌上燥渴日晡潮熱小腹鞭滿皆兼有陽明也然自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則陽明又不如如此危惡故以三物從高傾陷之而後胸脇腸胃皆可蕩滌無餘若但下腸胃

結熱而遺胸上痰飲則非法矣

柯韻伯云此妄汗妄下將轉屬陽明而邪便結滯故未
离太陽也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渴日晡潮熱是陽明
病矣然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爲水邪阻
滯三焦氣不轉舒若用承氣下之水結不散其變不可
勝數矣

吳人駒云胸腹上下邪氣皆盛證之全實者其脈常沉
伏不必生疑畏惟下之而脈自漸出也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緊心下痛按之石鞭者大陷
胸湯主之

喻嘉言云熱實二字形容結胸之狀甚明見邪熱填實胸悶不散漫也脈沉緊而心下鞭痛乃是熱實證據故主以大陷胸湯也

柯韻伯云後條水結在胸脇言結胸外證此言結胸內證當於熱實二字著眼六七日中又詳辨結胸有熱實亦有寒實太陽病誤下成熱實結胸外無大熱內有大熱也太陽病誤下成寒實結胸胸下結鞭內外俱無熱證也沉爲在裏緊則爲寒此正水結胸之脈心下滿痛按之石鞭此正水結胸脇之證

程郊倩云雖曰陽邪誤下成結胸陰邪誤下成痞證然

中風閒有痞證傷寒閒有結胸要知陰陽二字從虛實
寒熱上別不從中風傷寒上別表熱盛實轉入胃府則
爲陽明證表熱盛實陷入膈閒則爲結胸證故有不必
誤下始成也但不因下而成結胸者必其胸有燥邪以
失汗而表邪合之遂成裏實觀此條曰傷寒六七日又
曰脈沉而緊則可知矣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
胸無大熱者此爲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
湯主之

錢天來云此亦太陽失治之結胸也言寒傷營證而不

以汗解至十日之久其邪雖未盡入而鬱熱之邪已內
結于裏而爲結胸似可攻之證矣復往來寒熱是半表
之邪猶未解也此時邪熱已結非下不可又因寒熱往
來竟下亦不可故以大柴胡湯兩解之若但結胸而身
無大熱者邪不在表可知此熱結在裏胃氣不行水飲
結於胸脇乃誠可攻之證也猶必但頭汗出者然後知
其身雖無大熱而邪氣不在陰經陽邪但在上焦陽分
爲結邪所隔不得下達水液畱蓄亦不得下走故以大
陷胸湯主之他註謂但結胸無大熱者非熱結也豈知
但結胸三字卽指熱結在裏而言謂但有裏邪也無大

熱者言不往來寒熱謂無表邪也有裏無表故可用大陷胸湯細繹原文自明

柯韻伯云前條言熱實是結胸之因此條言水結是結胸之本互相發明結胸病源若不誤下則熱不入熱不入則水不結若胸脇無水氣則熱必入胃而不結胸矣此因誤下熱入太陽寒水之邪亦隨熱而內結於胸膈陽水邪熱邪而凝結不散故名曰結胸粗工不解此意另列水結胸一證由是多岐滋惑矣不思大陷胸湯丸仲景用甘遂葶藶何爲耶無大熱指表言未下時大熱下後無大熱可知大熱乘虛入裏矣但頭微汗者熱氣

上蒸也餘處無汗者水氣內結也水結於內則熱不得散熱結於內則水不得行故用甘遂以直攻其水任硝黃以大下其熱所謂其次治六府也又大變乎五苓十棗等法

魏念廷云結胸證仲景恐人誤認入胸爲入胃故標出但頭微汗出一證以明之見入胃則大熱而通身汗出入胸則無大熱但頭上微汗出而已蓋入胃則中焦邪熱蒸逼胃中之津液肆出而爲通身之汗入胸則但上焦陽鬱胸膈以下俱爲痰飲水氣所阻矣故但頭見微汗而已入胸入胃熱不同汗亦不同如此陷胸與承氣

迥然分別不容混也明矣 大柴胡湯方見少陽篇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瘕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喻嘉言云結胸而至於頭項亦強證愈篤矣蓋胸間邪結緊實項勢常昂有似柔瘕之狀然瘕病身手俱張此但項強原非瘕也借此以驗胸邪十分緊迫耳胸邪緊迫以大陷胸湯下之恐過而不留卽以大陷胸丸下之又恐滯而不行故煮而連渣服之然後與邪相當耳觀方中用硝黃甘遂可謂峻矣乃更加葶蘆杏仁以射肺邪而上行其急煮時倍加白蜜以留戀而潤導之而下行其緩必識此意始得用法之妙

陳亮師云此言結胸之狀與入胃之證迥然不同邪結於胸則胸爲高滿能仰而不能俯如柔瘕之反張而不太急也以其在上故仍屬太陽裏證非若陽明內實滿痛全歸于腹而胸中無邪也故詳辯之
柯韻伯云此是結胸證中或有之狀若謂結胸者必如是則不當有湯丸之別矣

大陷胸丸方

大黃 半觔

葶藶 熬

杏仁 熬黑

芫花 各半升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芫花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七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

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陳亮師云此言結胸忌下之證脈浮大者邪結于胸而表邪尚盛非若寸浮關沉之脈也如以陷胸湯丸下之傷其真氣則邪全入而正氣敗故不可下然太陽病誤下者多矣皆未遽死何獨此爲死證乎蓋他證誤下但傷腸胃之氣而无大泄肺家之藥惟陷胸中硝遂葶藶大傷肺氣邪全入胸中則邪當之邪未全入則肺氣當之肺爲嬌藏藏不可傷藏傷則死

柯韻伯云陽明病脈浮大心下反鞭有熱屬藏者攻之

太陽結胸熱入脈浮大者不可下何也蓋陽明燥化心
下鞭脈浮大是火熱內盛故急下以存津也結胸雖因
熱入所致然脈尚浮大仍爲太陽表脈恐熱未全入則
水未全結若下之利不止矣故必待脈沉始可下之此
又憑脈不憑證之法也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喻嘉言云亦字承上見結胸證具要加煩躁卽不下亦
主死也煩躁曷爲主死耶蓋邪結於胸雖藉藥力以開
之而助藥力以驅邪者胃氣也煩躁者津液已竭胃氣
垂亾安有生理

陳亮師云此言結胸死證悉具者謂如柔瘕狀及心腹
鞭痛諸證皆見也諸經皆有煩躁未聞卽死卽陽明裏
證亦令人煩躁何彼生而此死乎蓋邪氣入胃爲順結
胸爲逆胃府也心肺藏也府受邪而裏熱煩躁原不傷
藏土爲萬物所歸又何慮乎若結胸則在心肺部分迫
於藏而爲煩躁是藏傷之證也

金匱云入藏者卽死安得不危然前條結胸短氣煩躁
不云死候而此獨主死者何也蓋前條客氣動膈尙未
搏實直至內陷而鞭其邪始堅乃結胸證未悉具時之
煩躁也此證悉具而煩躁是邪氣盛而正氣亂與未悉

具時之煩躁相去遠矣於是知煩躁最爲惡候而結胸
復畏之也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喻嘉言云小結胸正在心下則不似大結胸之高在心
上也按之則痛比手不可近較輕也而脈之浮又淺於
沉滑又緩於緊可見外邪陷入原微但痰飲素盛挾熱
邪而內結故脈見浮滑也黃連半夏括蕪實藥味雖平
而洩熱散結亦是突圍而入故名小陷胸也
柯韻伯云結胸有輕重立方分大小從心下至少腹按
之而鞭滿不可近者爲大結胸止在心下未及胸脇按

之則痛未會石鞭者爲小結胸大結胸是水結於胸腹
故脈沉緊小結胸是痰結於心不故脈浮滑水結宜下
故用甘遂葶苈杏硝黃等下之痰結可消故用黃連括蕪
半夏以消之

陳亮師云小結胸者邪輕則所結亦小結於心下與直
至少腹者異矣按之方痛不按則不痛與鞭滿而痛不
待按而知者又異矣結胸寸浮關沉沉則其脈斂實脈
浮滑者往來流利之象氣機雖凝聚而非斂實也寒能
勝熱滑能利結仲景恐人誤用大陷胸湯以傷元氣故
又分別之

小陷胸湯方

黃連 一兩

半夏 半升

栝蒌實 大者一個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蒌取三升內二藥再煮取二升去渣分溫三服

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白散

原文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從金鑑改

正

金鑑云結胸證身無大熱口不燥渴則非熱實乃寒實也寒以飲言飲本寒結於胸中故曰無熱證用三物白散下寒破結蓋不得已之兵也然此證脈必沉緊若脈沉遲或證見三陰又非寒實結胸可比當以枳實理中

治之矣

程扶生云讀此而知結胸有大小之別寒熱之異不得概用硝黃也西晉崔行功之結胸不差者用枳實理中丸亦治寒實結胸法也

三物白散方

桔梗

川貝各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

右先二味爲末內巴豆更於臼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匕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盃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

金鑑云巴豆辛烈攻寒逐水所到之處無不破也貝母

開胸之結桔梗爲之舟楫協力搜邪悉盡無餘膈上者必吐膈下者必利然任毒攻邪而不量強弱鮮能善後故羸者減之不利進熱粥過利進冷粥蓋巴豆性熱得熱則行得冷則止不用水而用粥者藉穀氣以保胃也

右十節論結胸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如何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藏結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

治

柯韻伯云此設爲問答借結胸以辨明藏結也如結胸

狀而非結胸者結胸則不能食不下利舌上燥而渴按
之痛脈雖沉緊而實大此則結在藏而不在府故見證
種種不同夫鞭而不通謂之結此能食而利亦謂之結
者是結在無形之氣分藏氣不通故曰藏結難治非不
治謂不得以結胸之法治之也

陳平伯云仲景發明藏結至再至三云素有痞原藏結
之病因云如結胸繪藏結之病情而其候則痛引少腹
舌胎溼滑外無陽證寒熱內則能食下利總之結胸屬
陽邪藏結屬陰邪結胸由實熱藏結由虛寒所謂不可
攻與難治者見藏結陰凝當用辛溫以通陽不得以苦

寒泄熱也

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周禹載云此則專明藏結也其人本有寒分復感寒邪凝於陰位不似陽邪之有表證并不似陽邪之有半表半裏證夫寒邪內結者或生陰躁而其人反靜更不似藏厥之躁無暫安但顯胎滑陽氣不布之狀設以苦寒藥妄攻非重虛其虛乎條中未出治法而溫中之意可想矣

柯韻伯云結胸是陽邪內陷尙有陽證見於外故脈雖

沉緊有可下之理藏結是積聚凝陰五藏之陽已竭也
外無煩躁潮熱之候舌無黃黑芒刺之胎雖有鞭滿之
證慎不可攻理中四逆等溫之尙有可生之義

錢天來云大凡六經見證三陽邪熱歸胃則有舌胎其
始自白而黃而黑至芒刺燥裂種種各異憑以驗熱邪
之輕重而投劑至若三陰受邪舌胎甚少卽或有之非
灰黑色乃灰白濕滑而已此云舌上胎滑則胃氣虛寒
純是陰邪必當溫經復陽矣若攻之必敗故云不可攻
也

病人脅下素有痞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藏

結死

周禹載云病人素有痞氣連在臍旁此脾氣大虛而肝氣自旺總爲腎家真陽大衰致胸中之氣不布肝木之榮失養三陰部分皆虛矣况復寒邪內乘有不痛引少腹宗筋拘急而所結之邪無由得散縱欲求生烏可得乎

柯韻伯云藏結有如結胸者亦有如痞狀者素有痞而在脅下與下後而心下痞不同矣臍爲立命之原臍旁者乃天樞之位陽明脈之所合少陽脈之所出肝脾腎三藏之陰凝結於此所以痛引少腹入陰筋也此陰常

在絕不見陽陽氣先絕陰氣繼絕故死小腹者厥陰之部兩陰交盡之處陰筋者宗筋也今人多有陰筋上冲少腹而痛死者名曰疝氣卽是此類然痛止便蘇者金匱云入藏則死入府則愈也治之以茴香吳茱萸等味而痊亦可明藏結之治法矣盧氏將種種異證盡歸藏結亦好奇之故也

右三節論藏結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

程扶生云此言表證誤下則成痞而痞氣之濡與結胸

之鞭滿不同也夫曰脈浮而緊卽當散而不當下設或
誤下而邪之緊者反入於裏則陰氣聚而成痞矣然所
謂痞者只是氣之痞塞非若結胸之證有外邪與內飲
相搏而鞭滿也故曰按之自濡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

陳平伯云本條之痞不兼他證故瀉心方中不雜他藥
既無雷鳴下利等證是不挾水邪又無吐利完穀等證
亦不甚中虛此心下之痞而不鞭者是內陷之邪與無
形之氣蒙閉上脘所謂氣痞也治法卽不兼辛散以滌
飲甘溫以補中而專任苦降以洩熱大黃黃連瀉心湯

痞證門正治之方也然按之濡者不屬有形關上浮者
熱結氣分大黃黃連能滌胃中之實熱而不能泄氣分
之虛痞乃取麻沸湯以漬而飲之用藥氣之寒以損氣
痞之熱而不使藥味之苦以傷天真之氣此真仲景方
外之方法中之法也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 二兩
黃連 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漬之須臾絞取汁分溫再服

周禹載云此方不入一味扶胃滌飲藥者因無嘔利等
證止有熱結利其速走耳且以麻沸湯漬之復不久即

去其氣味之出輕而且活以大力之體爲輕清之用非
聖人孰能之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
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陳平伯云瀉心湯所以瀉心下之痞也服下不特痞不
能解反渴而小便不利者此必在表之邪未盡入裏而
太陽經邪又復犯本故耳夫表邪未解者當先解表然
後攻痞則邪犯本者當先泄犯本之熱然後治痞本條
之用五苓爲口渴小便不利而設非爲心下痞而設也
若服散後渴止便利而痞不解者仍宜攻痞又在言外

矣註家謂五苓散兼能洩痞者恐無是理

程扶生云誤下邪熱入胸則肺氣不行自入其裏則膀胱熱熾故口燥渴而小便不利也瀉心湯是從上開滌法五苓散是從下利導法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趙克家云此詳明用瀉心法也言傷寒之邪留滯於表者自當汗散表邪乃反大下表邪內陷雖復發汗而陽邪之內陷者痞結於心下矣治法自宜攻痞第此時表

邪有全陷入裏者有痞已結而表猶未解者極當細審若誤下成痞無表證者自以攻痞爲主若痞已結而表猶未解者不得遽行開結仍以解表爲先必審其表邪全解不復惡寒然後可攻痞也仲景反復詳明總爲誤下成痞者審其表之解與未解以爲可攻不可攻之定法

陳平伯云本條謂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當先解表宜桂枝湯後條謂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同一胸痞同一惡寒何此宜桂枝解表彼用附子扶陽耶如以惡寒汗出爲陽虛吾恐解表用桂枝湯

者斷非惡寒無汗之候何獨不屬之陽虛耶不知本文云表未解者明明有表證表脈可憑非但爲惡寒一證而設下條但云惡寒汗出又明明有陽虛之脈證可攷不專以惡寒汗出爲據仲景每啓其端以俟後人竟其緒總之惡寒一候有因表邪有因陽虛故解表扶陽兩相角立此毫無滲漏之法所以爲萬世無弊之則也

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周禹載云痞爲熱聚而復惡寒汗出則陽虛已著邪非寒藥不去陽非附子不挽也按附子瀉心湯君附子者也君附子者不特惡寒兼之汗出此中大伏陽微之慮

心下痞舍三黃別無蕩滌法因邪熱非此不祛而陽虛有欲亾之漸又非附子不固故加入其間使痞開而汗自收裏熱消而外寒去詎不神乎

俞麟洲云誤下表邪全陷入裏必不惡寒若惡寒因表邪未解必不可投苦寒蓋苦寒之品但能滌熱除煩不能解肌散表若汗出惡寒是下焦陽虛純用薑附辛溫尙恐不能回陽豈可復用芩連大黃絕滅真陽耶不知仲景心法正在此等傳出此條是下焦陽虛上焦熱結故用附子煎其汁取味厚歸陰入下焦也芩連大黃開痞而瀆以湯取氣厚歸陽走上焦也一方之中並行不

恃且能分建奇功非優入聖域者安能臻此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 二兩

黃連

黃芩

各一兩

附子

一枚泡去皮切別煮

取汁

將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渣內附子汁分

溫再服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柴胡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

瀉心湯

程扶生云前論結胸有陽明之兼證矣此復論結胸及痞有少陽之兼證也五六日嘔而發熱爲少陽之本證然太陽未罷亦間有之屬在少陽則表證已罷下之猶不爲逆屬在太陽下之則有痞結之變矣治痞用半夏瀉心者卽生薑瀉心湯減生薑而君半夏也乾薑以溫中寒苓連以瀉痞熱人參甘草大棗以和陽氣去生薑者懼其發散而耗衛陽也君半夏者爲此證起於嘔欲其散邪滌飲也

柯韻伯云嘔而發熱者小柴胡證也雖有下證亦宜大

柴胡而以他藥下之誤矣誤下後有二證少陽爲屬半表半裏之經不全在陽不全在陰故誤下之變亦因偏於陽者成結胸偏於陰者心下痞此條本爲半夏瀉心而設故只以痛不痛分結胸與痞未及他證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升

黃連各一兩

人參

乾薑

黃芩

甘草各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

日三服

柯韻伯云半夏瀉心湯即小柴胡去柴胡加黃連乾薑

湯是也以誤下成痞邪既不在表則柴胡湯不中與之
又未全入裏則黃芩湯亦不中與之矣胸脇苦滿心下
痞滿皆半表半裏證也故於傷寒五六日未經下而胸
脇苦滿者用柴胡湯解之傷寒五六日誤下後心下滿
而胸脇不滿者則去柴胡生薑加黃連乾薑以和之此
又治少陽半表半裏之一法也然倍半夏而去生薑稍
變柴胡半表之治推重少陽半裏之意耳故仍名曰瀉
心亦所以佐柴胡之不及

喻嘉言云此卽生薑瀉心湯去生薑而加半夏也去生
薑者惡其辛散引津液上奔也君半夏者因病起於嘔

故推之爲君耳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程扶生云此爲下而復下胃虛下利心下痞鞭者立瀉心法也傷寒中風並言則知傷寒中風皆有痞結證也下利完穀腹鳴嘔煩皆誤下而胸中空虛之變設不知此義以爲結熱而再下之其痞必益甚故重申以此非結熱胃中虛客氣上逆昭揭病因也方用甘草瀉心湯

卽生薑瀉心湯去生薑人參而加甘草乾薑也凡用瀉心諸湯皆當識加減之法

陳平伯云此熱入作痞而中虛特甚者夫誤下成痞而
下利完穀卽不復行攻下中氣已經困憊况一誤再誤
其裏虛下利有不增劇者乎惟是其痞益甚故治法不
與理中而仍投瀉心本文中此非熱結三句明辨所以
益痞之故謂此心下之痞鞭者本非可下之實熱但以
妄下胃虛客熱內陷上逆心下耳是以胃氣愈虛痞結
愈甚夫虛者宜補故用甘溫以補虛客者宜除必藉苦
寒以泄熱方中倍用甘草者下利不止完穀不化非此

稟九土之精者不能和胃而緩中方名甘草瀉心見泄
熱之品得補中之力而用始神也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 四兩

乾薑

黃芩

各三兩

半夏

半升

黃連 一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
升日三服

陳平伯云此湯伊尹所製治狐惑蝕於上部聲喝者原
方中有人參三兩王海藏云伊尹湯液卽此湯也其七
味今監本無人參脫落之也攷之林億等所見亦同按

仲景自製半夏生薑二方皆有人參乃用甘草瀉心以
治胃虛氣逆之痞豈有反去人參之理其爲脫落無疑
何註家不究必欲強註去人參之故每至悖理不經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旋覆代
赭石湯主之

喻嘉言云此亦伏飲爲逆但因胃氣虧損故用法以養
正而滌飲大意重噫氣不除上旣心下痞鞭更加噫氣
不除則胃氣上逆全不下行有升無降故用代赭石領
人參納氣歸元以鎮安其逆微加散邪滌飲而痞自開
耳

魏念廷云此條亦爲傷寒解後不可誤下之禁與生薑瀉心湯條汗出解後同一理也解矣仍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胃虛而氣上逆也生薑瀉心條兼乾嘔食臭脅下水氣腹中雷鳴下利猶爲寒熱雜合虛而協熱今獨痞鞭噫氣則無熱邪畱滯惟是胃虛氣逆明矣於是承氣諸方固不可用卽瀉心諸方亦不可用何也芩連之苦益陰而損陽必不容與也故仲景另出一法用旋覆代赭鎮逆鹹降人參甘棗補正半夏宣散使陰歛陽宣中氣和則痞自消而噫自除矣

俞麟洲云此卽生薑瀉心湯之變法也夫二條皆有心

下痞鞭旬而生薑瀉心湯重在水氣下趨而作利旋覆
代赭湯重在胃虛挾飲木氣上逆而作噫故治水氣下
趨而利者必用生薑以散水胃虛挾飲而噫者必用赭
石以鎮逆二條對勘益見仲景製方之妙

旋覆代赭石湯方

旋覆花

甘草

炙各三兩

人參

二兩

生薑

五兩

半夏

半升

大棗

十二枚

代赭石

一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渣再煎至三升溫服一
升日三服

羅東逸云此方治正虛不歸元而承領上下之聖方也

蓋發汗吐下解表後邪雖去而胃氣之虧損亦多胃氣
既虧三焦亦因之而失職陽無所歸而不升陰無所納
而不降是以濁邪留滯伏飲爲逆故心下痞鞭噫氣不
除方中以人參甘草養正補虛薑棗和脾養胃所以定
安中州者至矣更以赭石得土氣之甘而沉者使之斂
浮鎮逆領人參以歸氣於下旋覆之辛而潤者用之開
肺滌飲佐半夏以蠲痰飲於上苟非二物承領上下則
何能除噫氣而消心下之痞鞭乎觀仲景治下焦水氣
上陵振振欲擗地者用真武湯鎮之利在下焦大腸滑
脫者用赤石脂禹餘糧湯固之此胃虛於中氣不及下

復用此法領之而胸中轉否爲泰其爲歸元固下之法
各極其妙如此

右八節論痞證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
梔子豉湯主之

陳亮師云此言梔豉之證類乎結胸而非結胸也下後
陷邪入胸而爲結痛與下文胸中窒者異矣安知非結
胸乎不知結胸證表邪全陷入裏挾有形之痰水壅結
心膈按之鞭痛而此云心中者乃方寸之地心被邪熱
而自覺結痛結則邪鬱不舒之義因熱鬱爲痛非有形

之痛也卽懊懣之甚而按之必不痛也况身熱不去是邪氣半留於表也心中結痛是邪氣半入於裏也表裏皆有邪故謂未欲解也法用梔子湯高而越之吐去熱邪則病自愈勿以其結痛而誤用重劑治之

程扶生云下之而陽邪內結則以陷胸攻之陰邪內結則以瀉心開之至虛熱上煩則以梔豉湧之未經下而胸中多痰則吐以瓜蒂已經下而胸中虛煩則吐以梔豉聖人於虛實寒熱之法其明且備如此

梔子豉湯方

梔子

十四枚

香豉

四合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

半去渣分三服溫進一服得吐止後服若少氣者加甘
艸二兩若嘔者加生薑三兩

柯韻伯云太陽以心腹爲裏陽明以心腹爲表蓋陽明
之裏是胃實不特發熱惡熱目疼鼻乾汗出身重謂之
表一切虛煩虛熱咽燥口苦舌胎腹滿煩躁不得臥消
渴小便不利凡在胃外者悉是陽明之表仲景製汗劑
是開太陽表邪之出路製吐劑是引陽明表邪之出路
故太陽之表宜汗不宜吐陽明之表當吐不當汗太陽
當汗而反吐之便見自汗出不惡寒饑不能食朝食暮
吐欲食冷食不欲近衣等證此太陽轉屬陽明之表法

當梔子豉湯吐之陽明當吐而不吐反行汗下溫鍼等
法致心中憤憤怵惕懊懣煩躁舌胎等證然仍在陽明
之表仍當梔子豉湯主之梔子苦能涌泄寒能勝熱其
形象心又赤色通心故主治心中上下一切證豆形象
腎又色黑入腎製而爲豉輕浮上行能使心腹之濁邪
上出於口一吐而心腹得舒表裏煩熱悉解矣所以然
者二陽之病發於心脾此是心脾熱不是胃家實急除
胃外之熱不致胃中邪實此梔子湯爲陽明雙解表裏
之聖劑也熱傷氣者少氣加甘草以益氣虛熱相搏者
多嘔加生薑以散邪若下後心腹滿臥起不安是熱已

入胃便不當吐故去香豉屎未燥鞭不宜復下故用梔
枝除煩枳實泄滿此兩解心腹之妙又小承氣之輕劑
也若以丸藥下之心微煩而不懊懣是寒氣留中而上
焦留熱故任梔子除煩倍乾薑以逐內寒而表熱自解
此又寒熱並用爲和中解表之劑矣內外熱熾肌肉發
黃須苦甘之劑以調之柏皮甘草色黃而潤助梔子以
除內煩而解外熱形色之病仍假形色以通之此皆用
梔豉加減以禦陽明表證之變幻也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陳亮師云此再言梔豉證似結於胸中而非結者煩熱

而至胸中空似乎熱結胸矣不知結胸必按之痛或不按亦痛此不痛非結胸也不滿并非痞也不過胸中空塞而已其病仍在氤氳氣分之間亦屬梔子證勿疑其窒而用重劑以致變生也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者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柯韻伯云首句雖兼汗吐下而大意單指下後言以陽明病多誤在早下故也反覆顛倒四字切肖不得眠之狀爲虛煩二字傳神心居胃上卽陽明之表凡心病皆

陽明表邪故製梔豉湯因而越之蓋太陽之表當汗而
不當吐陽明之表當吐而不當汗今人於仲景大法中
但知汗下而遺其吐法若少氣若嘔又從虛煩中分出
煩而少氣加甘草以益氣虛實相搏而爲嘔如生薑以
散邪

錢天來云旣汗吐下則正氣皆虛邪猶未盡雖不比實
熱之邪陷入而爲結爲痞然虛邪內入亦足以作虛煩
令人不得安眠也若邪重而劇者必至煩熱擾亂令人
神志憤憤反覆顛倒心中若有所懊懣不快者此皆虛
邪在鬲之所致也涌而越之則無形之邪隨吐而散矣

故以梔子豉湯主之若見上證而少氣者因汗吐下後中氣已虛膈中之呼吸不足涌之則胃氣愈傷故加甘草以安中和胃若乾嘔者是汗吐下後胃陽已傷中氣不和故逆上而乾嘔也加生薑之辛溫宣胃陽而暖中氣雖更用吐法亦無損傷中氣之慮也因時制宜之妙如此

梔子甘草豉湯方

卽梔子豉湯加甘草二兩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宜梔子豉湯

沈堯封云此釋上文虛煩二字下利後者用下藥而大

便通利後也。雖煩亦當止。若更煩者，此誤下也。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按之石鞮者，結胸也。

魏念廷云：下利後更煩，是邪熱上衝。按之心下濡，是氣虛而熱留膈上，必有痰飲相混，所以虛煩法當乘邪在上，用梔子豉湯一湧而出，斯病自己矣。

梔子生薑豉湯方

卽梔子豉湯加生薑五兩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起臥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程扶生云：此治虛煩兼泄裏實法也。下後但腹滿而不心煩，則邪氣入裏爲裏實，但心煩而不腹滿，則邪氣在

胸爲虛煩既煩且滿而起臥不安則是邪湊胸腹之間有無可奈何之象也故取梔子以快涌其煩而合厚樸枳實以泄胸中之滿亦表裏兩解法也減香豉者爲其滿故欲泄而不欲和也

柯韻伯云心煩則難臥腹滿則難起起臥不安是心移熱於胃與反覆顛倒之虛煩不同梔子治煩枳朴洩滿此兩解心腹之妙劑也熱已入胃則不宜吐便未燥鞭則不可下此爲小承氣之先着

梔子厚朴湯方

梔子

十四枚

厚朴

四兩薑汁炒

枳實

四枚炒

右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升半去渣分二服溫進一服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
之

錢天來云傷寒表邪未解醫不知而以峻厲丸藥大下
之宜乎陷入爲痞結矣而身熱不去是邪未全陷尚有
留於表者微覺煩悶乃下之而虛邪陷膈將結未結之
微也大下之後既不可復發其表而虛邪在膈又不可
再攻其裏故以梔子乾薑湯涌之則煩悶之膈邪得上
越而出身熱之表邪亦因吐而解立方之義蓋以身熱
微煩而用梔子之苦寒以涌胸中之邪誤下傷胃取乾

薑之辛熱以守胃中之陽則溫中散邪之法盡之矣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十四枚 乾薑 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渣分二服溫進一

服得吐止後服

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

陳亮師云此言戒用梔子證凡用一方必有一方之禁

麻桂青龍皆然舊微溏者平素中焦虛損中氣虛寒豈

宜更吐吐之必有陰寒厥逆之變微溏尚不可而況有

大寒證者梔子湯尚不可而况三承氣哉

右七節論下後虛煩懊懣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逆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柯韻伯云太陽病二三日是表邪未解之時不能臥但欲起是心下痞結之狀若其脈不浮大而反微弱此人素有久寒宿飲結於心下也情以小青龍逐水氣而反下之表邪內陷當利不止若利自止者是外來熱邪與水氣交持不散必作結胸矣若利未止者邪陷而表尚未解宜葛根芩連湯五苓散等醫以心下痞爲病不盡

而復下之裏虛協熱利無止期矣

錢天來云二三日表邪未解此太陽病將入裏而未入裏之時也不能臥但欲起邪熱攪擾坐臥不寧也若此知邪已入胸次之高位以尙未入胃故知心下必結必者決詞也本文雖不言治法以理推之梔子湯證也若此證而脈現微弱者其中氣本屬虛寒尤爲不可下之證而反下之若利隨下止則陷入之邪不得乘勢下走必鞭結於胸中矣若二三日下之而利未止者第四日復下之則已誤再誤有不至中氣不守胃氣下陷以虛協熱而下利者乎夫太陽未解之證本不可下况脈微

弱而本有寒分者其可誤而又誤乎此與桂枝人參湯證不甚相遠也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錢天來云外證未除一誤下之已足致變況數下之乎數下焉有內氣不虛者裏虛而邪熱內陷中虛而無以自守虛而協熱故下利不止也協合也同也言但熱不虛但虛不熱皆不足以致此也利遂不止致胃中陽氣虛竭故陰氣上逆結於胃中而痞鞭也心下者胃居心之下也舊註皆以正虛邪實解之正虛固不必言邪實

則邪熱實於內矣豈反有參朮乾薑之用耶不知證雖
協熱下利胃又因下利而陽虛下利則熱邪下走陽虛
則陰邪上逆故心下痞鞭也甘草瀉心湯條內明言此
非熱結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此所以下文
有心下痞無陽則陰獨之論此誤下成痞一貫之理也
表不解者以外證未除言也裏不解者以協熱下利心
下痞鞭言也若欲表裏兩解則桂枝湯不中與也當以
桂枝人參湯主之

鳳輝按此與葛根苓連湯同一誤下而利不止之證也
而寒熱各別虛實對待學者正可於此互參之彼因實

熱而用清邪此因虛寒而從補正彼得芩連而喘汗寧
此得理中而痞鞭解彼藉葛根以升下陷而利止此藉
桂枝以解表邪而利亦止矣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

甘草

各四兩

人參

白朮

乾薑

各二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更煮三升去
渣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
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

鳳輝按太陽病本無下法乃不用桂枝解表而反攻其裏遂致太陽之邪熱陷於陽明之地分兩陽相搏脈因之而數時一止也由是已陷之邪熱上逆則喘且汗下迫則利不止此時救逆最宜體認脈促則知利非腸胃虛寒不得宗桂枝人參之例脈促則知喘非太陽氣壅又無取桂枝朴杏之條且脈促則汗與表邪與未下時之太陽本證有閒卽桂枝湯之本方亦無涉故當專主葛根從陽明以升誤下之表邪佐以苓連從胃府以清內陷之裏熱則不治喘而喘止不治利而利止此又太陽陽明兩解表裏之變法也

葛根黃芩黃連湯方

葛根 八兩

黃芩 二兩

黃連 三兩

甘草 炙二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渣分溫再服

顧抱桐云胃無邪而誤伐之則胃陽下陷太陽之邪亦從而內陷用葛根爲君大升胃氣卽內陷之邪亦從之而出矣夫陽邪在表惟辛溫能達之如陽邪在裏惟苦寒能折之葛根引之於前芩連驅之於後裏熱清而下利諸證自解矣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

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錢天來云此論誤下後證有表裏之分治有先後虛實之當急也言誤下後胃陽損敗裏氣虛寒胃不殺穀津液不守所以隨得下利清穀不止也既無表熱但見裏寒故當急救其裏若誤下後但身疼痛小便清而自調者知其邪尚在表猶未入裏當急救表若不救表外邪必乘誤下之虛陷入於裏而爲變逆之證故云急也救裏維何宜四逆湯溫中復陽可也救表以桂枝湯調和營衛可也蓋此節是兩段文當作兩截解傷寒醫下之

句是一條總冒續得下利至急當救裏三句是誤下後
表證全無而裏寒已甚陽氣將危法當救裏後身疼痛
三句是誤下後裏證全無而外邪未解遲則內陷法當
救表前後兩身疼痛句義各不同一以陰寒在裏而痛
一以表邪在外而痛也後身疼痛後字謂下後非救裏
之後也故下文又以兩方分隸兩義之下而總結之詞
義井然若作一義講豈溫經救裏之後尚身疼痛直待
清便自調然後救表尚可云急乎總之裏證急則救裏
無裏證則救表是因證施治之活法只因後身疼痛之
後字上脫一下字稍覺模糊遂成千古之惑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鞅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
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
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利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柯韻伯云服湯藥而利不止是病在胃復以他藥下之
而利不止則病在大腸矣理中非不善尚錯一鍼耳石
脂禹糧助燥金之令澁以固脫庚金之氣收則戊土之
溼化若復利不止者再利其小便以分消其溼蓋欲塞
穀道先通此理下焦之二法也

錢天來云湯藥蕩滌之藥也他葯亦下葯也此條自傷
寒服湯藥至利不止皆承前誤下成痞之義不必重看

醫以理中與之一段言病無一定治有變通而利在下
焦者治宜在下未可專守一法也夫理中者但理中焦
之虛寒而與下焦滑脫無涉乃云利益甚者以胃屬土
而喜溫腸屬金而畏熱大腸滑脫則治法非重不足以
達下非澁不足以固脫而利猶不止非固澁之無功由
庚衰丙旺水穀并趨大腑所致利其小便則清濁分而
腸滑自固矣此虛在大腸而不在下焦元氣故可澀可
利而不可溫也

俞麟洲云湯藥他藥皆下藥也傷寒表不解而下之邪
熱乘虛陷入成胸痞下利也夫甘草瀉心湯桂枝人參

湯與本條赤石脂禹餘糧湯證病變無異而製方治療各自不同故治客氣上逆者非苦辛不能開其痞中虛下利者非理中不能醒其脾下焦滑脫者非固澁不能止其利三方分治各建奇功第本條澁劑不能固脫者是必水穀不分而膀胱不滲也法當兼利小便導其水而分清之使府司各行其事而能事畢矣

陳平伯云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必其服瀉心湯而痞不解也倘利不止而痞益甚者卽是甘草瀉心湯證若利不止而心下痞輕表裏不解者卽是桂枝人參湯證乃利不止而痞消滑腹便是赤石脂禹餘糧湯證

蓋誤下之後變病最多故設法救逆紛紜雜出學者能
會合參觀庶有得心應手之妙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

禹餘糧

各一觔
俱打碎

右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渣分溫三服

柯韻伯云薑朮參甘可以補中宮元氣之虛不足以固
下焦脂膏之脫此利在下焦者概不得以理中收功矣
然大腸不固仍是土虛不能制水乃補土而利益甚者
何也當知稟甲乙之氣者終不若稟戊己之化者能培
土制水之爲得當也石者土之剛也二石皆土之精氣

所結用以助土實胃而瀉腸急以治下焦之標者實以
培中宮之本也要知此證土虛而火不虛故不宜於薑
附曰復利不止可知與桃花湯別成一局矣

右五節論下後下利不止

寸口脈浮大而醫反下之此爲大逆浮則無血大則爲寒
寒氣相搏則爲腸鳴醫乃不知而反飲冷水令汗大出水
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卽飭飭音噎

程扶生云此亦邪氣在表而妄治之變也寸口浮大而
無鞭滿藏熱證法應發汗若反下之則爲大逆旣經妄
下則所謂浮者至於內空而無血所謂大者變爲裏虛

而有寒虛寒相搏則爲腸鳴醫見脈大以爲有熱而飲以冷水欲令水寒勝熱而作大汗裏氣虛寒又得冷水與之相搏則冷結上焦必至咽中飭寒而氣不通也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溼之若灌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

程扶生云此明發熱而用水灌洗之誤也溼含水噴也病在陽熱在表也用水灌洗熱被水抑却而不去則反攻其裏而益煩肉上粟起者水寒之氣客於皮膚也欲飲水者裏有熱也反不渴者水寒侵肺也與文蛤散以

其鹹寒能利水也若不差則是水熱相搏欲傳於裏也
與五苓散以兩解之

文蛤散方

文蛤 五兩

右一味爲散以沸湯和一錢匕服湯用五合

右二節論水逆

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
下必重而痺名火逆也

陳亮師云此憑脈忌灸浮陽脈也當以汗解不當以火
灸以火灸之邪熱益甚而无從出之途矣火性上炎邪

併於上則上實而下虛營衛之氣不得下降以周於身
腰以下必重而痺重者氣不運痺者血不通以火變逆
是以名曰火逆

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逆追虛逐實血散
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

鳳輝按此條是陰虛而禁灸者欲申火劫之誤先示儆
戒之詞脈而微數陰虛有熱也夫虛寒宜灸虛熱忌灸
灸之則邪火相搏必上攻而爲煩逆也且陰本虛也更
追以火使虛者愈虛熱本實也更逐以火使實者愈實
愈虛則營血之耗散難復愈實則筋骨之焦傷必至何

也以艾火之氣外觀雖微而內攻有力也反覆詳明總見陰虛之體不可復耗其血鍼灸家亦當識此

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唾血

鳳輝按此條是邪實而誤灸者脈浮熱甚爲表實醫不以汗解而反以火攻是實證誤認爲虛而妄治之也以致邪因火逆而咽中乾燥陽盛搏陰而唾中見血諸血證中惟血之唾者屬腎以見誤灸而直傷腎家之真陰可不畏哉

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圜血名

爲火邪

圍一作清

周禹載云當時庸俗用燒坎鋪陳洒水取氣臥病人以熏蒸之徒躁擾而反不得解也圍血便血也汗爲血之液血得熱則行火性大熱旣不得汗則血必橫溢

喻嘉言云此火邪深入血分而圍血也蓋陽邪不從汗解得以襲入陰中動其陰血倘陽邪不盡其圍血必無止期故申之曰名爲火邪示人以治火邪而不必治圍血之意

柯韻伯云以火劫發汗而衄血是陽邪盛於陽位故在未過經時以火熏不得汗而圍血是陽邪下陷陰中故

在過經不解時次條大汗出後十餘日振慄下利而解
此條不得汗過經鬪血而猶不解可知劫汗而得汗者
其患速不得汗者其患遲名爲火邪則但治其火而不
必慮前此風寒矣

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胃中水
竭躁煩必發讖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爲欲解也故
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
風大便秘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
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陳平伯云此太陽誤汗胃津劫燥火邪內陷之危候也

夫曰太陽病二日反躁可知陽邪極盛津液先耗病甫
二日便顯燥熱此時不用涼散而反熨背則火熱與陽
邪相併而大汗出由是胃液重傷火邪內入胃水枯竭
躁煩譫語邪火有燎原之勢陰津有竭絕之危雖竭力
圖維必俟十餘日後胃津得轉火邪下走乃振慄下利
而解若其人不能下利則病猶未解火邪內留轉成胃
實故其熱蒸爲汗而陰未復者腰下無汗小便不利也
足下惡風反嘔者熱結胃中陽明之氣不下行而反上
逆也欲失溲者火邪充斥小腸也胃熱久踞大便鞭矣
夫大便鞭者小便當利而反不數及多者此非津液之

還胃中乃因胃燥津枯所致當此圖治必取其大便之
通大便已則燥結去而火邪得洩於是經邪上散而頭
爲之痛胃氣下行而足心始熱內陷之邪至此方解彼
誤用火攻而移禍陽明者如此

又接太陽病二日反躁是敘證熨背汗出以致躁煩譫
語是誤火變證十餘日二句藏無數斡旋在內蓋此時
之躁煩譫語是胃乾不是胃實止可濡津潤燥緩以圖
功必俟日久津回然後下利而解故其汗至大便鞭一
段是言不能下利而邪熱內結胃乾之候轉成胃實隱
然示人以可攻之意小便當數二句是辨明便鞭而不

溘不得以小便不利拘大便已至末一良見火熱仍從大便解條中雖未出救逆法然前誤治後之十餘日非束手坐視後此之大便已非自能大便者也註家俱未窺出精義致仲景明訓湮沒不彰悲夫

太陽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牀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喻嘉言云風陽也火亦陽也邪風更被火熱助之則血

氣沸騰所以失其常度熱勢彌漫所以蒸蒸爲黃然陽
邪盛於陽位者尚或可從衄解可從汗解至於陽邪深
入陰分勢必劫盡津液故劑頸以下不能得汗口乾咽
爛肺焦喘促身體枯燥小便難大便閉手足攪動譫妄
噦逆乃是邪火內熾真陰有立盡之象非藥力所能勝
者必其人小便尚利陰未盡傷始得行疆陽救陰之治
也又仲景以小便利一端辨真陰之亾與未亾爲最細
蓋水出高源小便利則津液未枯肺氣未絕可知也腎
以膀胱爲府小便利則膀胱之氣化行腎水未枯可知
也注家泥陰陽俱虛竭一語遂謂小便利者陰未盡虛

陽猶可回是認可治爲回陽大失經旨不知此證急驅其陽以存陰氣之一綫尙恐不得况可回陽以更劫其陰乎且頭汗乃陽邪之上壅不下通於陰所以劑頸以下不得汗豈有徧身無汗而頭汗爲亡陽之理

陳亮師云太陽中風至陰虛小便難一段言太陽病不用解肌而以火劫發汗陽邪獨盛陰液消亡極爲危候故仲景以小便難小便利徵陰氣之絕與不絕以辨吉凶蓋無陰則陽無以化利則有陰以濟陽也身體則枯燥至捻衣摸牀一段是申明陰陽俱虛竭句小便利對陰虛小便難句言火劫時陽邪極盛身黃欲衄而此時

小便不難而尚利則水泉未竭陰氣猶存故云可治若
捻衣之後邪火焚劫勢如燎原真陰陽俱竭之候小便
安得利斷無可治之理矣若小便利二句作頂捻衣句
講恐失仲景本旨

傷寒脈浮醫以火劫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
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

周禹載云火迫陽亡致驚狂不安者是心液散亡神明
失守太陽本經藥在所必用乃去芍藥之陰加蜀漆之
速取龍骨牡蠣一陽一陰以定魂魄以鎮驚怖使君主
之官急安而後可以徐圖其效爾

錢天來云火邪迫劫離陽飛越驚狂而起臥不安矣方
用桂枝湯去芍藥之酸寒加蜀漆龍蟻之斂瀆誠爲對
證之劑但蜀漆乃常山之苗味辛有毒與常山功用相
同但有劫痰截瘧之功竝無斂散收補之用仲景用之
不過因痰隨氣逆飲逐火升坎耳必得龍骨牡蠣斂心
神攝魂魄夫然後火劫亾陽之證可愈矣前中風誤汗
以補虛復陽爲治而此獨不用附子者前以亾下焦之
陽而陰邪獨盛此則亾離中之陽而痰飲上升所以不
同也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方

桂枝 生薑 各三兩 牡蠣 五兩煨 龍骨 四兩煨

蜀漆 洗去腥三兩 甘草 二兩炙 大棗 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內諸藥煮取

三升去渣溫服一升

王晉三云火迫心經之陽非酸收可安故去芍藥而用

龍蠟鎮攝藉桂枝蜀漆疾趨陽位以救卒然散亂之神

明故先煮蜀漆使其飛騰劫去陽分之痰并賴其急性

引龍蠟鎮驚固脫方寸無主難緩須臾故曰救逆

太陽傷寒者加溫鍼必驚也

風輝按太陽傷寒宜發汗不宜溫鍼溫鍼即燒針燒之

令溫而欲攻其寒也不知寒客於外熱鬱於內鍼用火
溫反增營熱引邪內逼神亂驚惶何也營氣通於心也
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魏念廷云此條言或火逆或下或燒鍼一誤之後變見
煩躁非三誤之後而止見是證也既見煩躁卽驚狂起
臥不安之漸幸無他證故用前方中四味以扶陽安神
爲義病輕藥亦輕也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 一兩

甘草

牡蠣 熬

龍骨 各二兩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渣溫服八合日三服

王晉三云本方之義取重於龍蟬之固澁仍標之曰桂
甘者以鈍陰之質不佐陽藥不靈故龍蟬之鈍質必須
藉桂甘之清陽以爲引導然後能收斂浮越之火鎮攝
亾陽之漸

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
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加桂宋板有

二兩
句

方中行云鍼性寒故須燒以使之溫被寒謂鍼處肉紅
腫也蓋人之素有腎積者因寒而其積遂發則氣自少
腹上逆沖心狀若奔豚也灸其核所以散其寒也與桂

枝湯者解肌也加桂者桂走陰而能伐腎邪然所加者桂非枝也

喻嘉言云卽此例推之凡發表誤入寒藥服後反加壯熱肌膚起赤塊畏寒腹痛氣逆而喘者或汗時蓋覆未周被風寒復侵紅腫喘逆其證同者用此方良驗

陳平伯云桂枝加桂湯爲桂枝證未罷於外奔豚氣上逆於內者設也若遇無汗惡寒之外證雖有奔豚當但遵加桂之旨而不得泥桂枝湯矣

桂枝加桂湯方

桂枝

芍藥

生薑

各三兩

甘草

炙

肉桂

各二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渣適寒溫服一升
錢天來云方氏云所加者桂非枝也方書增補有加桂
成五兩之說本論止云加減原未載方舊本因後人增
補成方類附卷末而多舛謬今依增枝勘以使用者之
尋討耳此不過於原方更加桂而已非謂桂枝加桂湯
又更加桂也有可辨者別條無桂枝加桂之方而獨用
於此則何不一總加入而必一加再加乎此不辨自明
者也

傷寒譜卷三終